紅樓夢/第04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四十七回　呆霸王調情遭苦打　冷郎君懼禍走他鄉

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，連忙迎了出去。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，正還要來打聽信息，進了院門，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，他方知道。待要回去，里面已知，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，少不得進來，先與賈母請安，賈母一聲兒不言語，自己也覺得愧悔。鳳姐兒早指一事回避了。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。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，也都漸漸的退了。邢夫人且不敢出去。

賈母見無人，方說道：“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。你倒也三從四德，只是這賢慧也太過了！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，你還怕他，勸兩句都使不得，還由著你老爺性兒鬧。”邢夫人滿面通紅，回道：“我勸過幾次不依。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呢，我也是不得已兒。”賈母道：“他逼著你殺人，你也殺去？如今你也想想，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，又生得多病多痛，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？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，也是天天丟下笆兒弄掃帚。凡百事情，我如今都自己減了。他們兩個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，有鴛鴦，那孩子還心細些，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，該要去的，他就要來了，該添什麼，他就度空兒告訴他們添了。鴛鴦再不這樣，他娘兒兩個，里頭外頭，大的小的，那里不忽略一件半件，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？還是天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？我這屋里有的沒的，剩了他一個，年紀也大些，我凡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。二則他還投主子們的緣法，也并不指著我和這位太太要衣裳去，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。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，他說什麼，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，以至家下大大小小，沒有不信的。所以不單我得靠，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。我有了這麼個人，便是媳婦和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，我也不得缺了，也沒氣可生了。這會子他去了，你們弄個什麼人來我使？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真珠的人來，不會說話也無用。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，他要什麼人，我這里有錢，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，就只這個丫頭不能。留下他伏侍我幾年，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。你來的也巧，你就去說，更妥當了。”

說畢，命人來：“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說個話兒，才高興，怎麼又都散了！”丫頭們忙答應著去了。眾人忙赶的又來。只有薛姨媽向丫鬟道：“我才來了，又作什麼去？你就說我睡了覺了。”那丫頭道：“好親親的姨太太，姨祖宗！我們老太太生氣呢，你老人家不去，沒個開交了，只當疼我們罷。你老人家嫌乏，我背了你老人家去。”薛姨媽道：“小鬼頭兒，你怕些什麼？不過罵幾句完了。”說著，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。賈母忙讓坐，又笑道：“咱們鬪牌罷。姨太太的牌也生，咱們一處坐著，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正是呢，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。就是咱們娘兒四個鬪呢，還是再添個呢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可不只四個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再添一個人熱鬧些。”賈母道：“叫鴛鴦來，叫他在這下手里坐著。姨太太眼花了，咱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瞧著些兒。”鳳姐兒歎了一聲，向探春道：“你們識書識字的，倒不學算命！”探春道：“這又奇了。這會子你倒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，又想算命。”鳳姐兒道：“我正要算算命今兒該輸多少呢，我還想贏呢！你瞧瞧，場子沒上，左右都埋伏下了。”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。

一時鴛鴦來了，便坐在賈母下手，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。舖下紅氈，洗牌告幺，五人起牌。鬪了一回，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嚴，只等一張二餅，便遞了暗號與鳳姐兒。鳳姐兒正該發牌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，笑道：“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里扣著呢。我若不發這一張，再頂不下來的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我手里并沒有你的牌。”鳳姐兒道：“我回來是要查的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只管查。你且發下來，我瞧瞧是張什麼。”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。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，便笑道：“我倒不稀罕他，只怕老太太滿了。”鳳姐兒聽了，忙笑道：“我發錯了。”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，說：“你敢拿回去！誰叫你錯的不成？”鳳姐兒道：“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。這是自己發的，也怨埋伏！”賈母笑道：“可是呢，你自己該打著你那嘴，問著你自己才是。”又向薛姨媽笑道：“我不是小器愛贏錢，原是個彩頭兒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可不是這樣，那里有那樣糊涂人說老太太愛錢呢？”鳳姐兒正數著錢，聽了這話，忙又把錢穿上了，向眾人笑道：“夠了我的了。竟不為贏錢，單為贏彩頭兒。我到底小器，輸了就數錢，快收起來罷。”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，因和薛姨媽說笑，不見鴛鴦動手，賈母道：“你怎麼惱了，連牌也不替我洗。”鴛鴦拿起牌來，笑道：“二奶奶不給錢。”賈母道：“他不給錢，那是他交運了。”便命小丫頭子：“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。”小丫頭子真就拿了，擱在賈母旁邊。鳳姐兒笑道：“賞我罷，我照數兒給就是了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果然是鳳丫頭小器，不過是頑兒罷了。”鳳姐聽說，便站起來，拉著薛姨媽，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小木匣子笑道：“姨媽瞧瞧，那個里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。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，

那里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。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，牌也不用鬭了，老祖宗的氣也平了，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。”話說未完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。偏有平兒怕錢不夠，又送了一吊來。鳳姐兒道：“不用放在我跟前，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。一齊叫進去倒省事，不用做兩次，叫箱子里的錢費事。”賈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，推著鴛鴦，叫：“快撕他的嘴！”

平兒依言放下錢，也笑了一回，方回來。至院門前遇見賈璉，問他”太太在那里呢？老爺叫我請過去呢。”平兒忙笑道：“在老太太跟前呢，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。趁早兒丟開手罷。老太太生了半日氣，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，才略好了些。”賈璉道：“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的示下，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，好預備轎子的。又請了太太，又湊了趣兒，豈不好？”平兒笑道：“依我說，你竟不去罷。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，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。”賈璉道：“已經完了，難道還找補不成？況且與我又無干。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，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，倘或知道了，正沒好氣呢，指著這個拿我出氣罷。”說著就走。平兒見他說得有理，也便跟了過來。

賈璉到了堂屋里，便把腳步放輕了，往里間探頭，只見邢夫人站在那里。鳳姐兒眼尖，先瞧見了，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，又使眼色與邢夫人。邢夫人不便就走，只得倒了一碗茶來，放在賈母跟前。賈母一回身，賈璉不防，便沒躲伶俐。賈母便問：“外頭是誰？倒象個小子一伸頭。”鳳姐兒忙起身說：“我也恍惚看見一個人影兒，讓我瞧瞧去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起身出來。賈璉忙進去，陪笑道：“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？好預備轎子。”賈母道：“既這麼樣，怎麼不進來？又作鬼作神的。”賈璉陪笑道：“見老太太頑牌，不敢驚動，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。”賈母道：“就忙到這一時，等他家去，你問多少問不得？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著！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的，也不知是來作探子的，鬼鬼祟祟的，倒唬我一跳。什麼好下流种子！你媳婦和我頑牌呢，還有半日的空兒，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。”說著眾人都笑了。鴛鴦笑道：“鮑二家的，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。”賈母也笑道：“可是，我那里記得什麼抱著背著的，提起這些事來，不由我不生氣！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，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，連頭帶尾五十四年，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，也經了些，從沒經過這些事。還不離了我這里呢！”

賈璉一聲兒不敢說，忙退了出來。平兒站在窗外悄悄的笑道：“我說著你不聽，到底碰在网里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見邢夫人也出來，賈璉道：“都是老爺鬧的，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。”邢夫人道：“我把你沒孝心雷打的下流种子！人家還替老子死呢，白

說了幾句，你就抱怨了。你還不好好的呢，這幾日生氣，仔細他捶你。”賈璉道：“太太快過去罷，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。”說著，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。

邢夫人將方才的話只略說了幾句，賈赦無法，又含愧，自此便告病，且不敢見賈母，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。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，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來，名喚嫣紅，收在屋內。不在話下。

這里鬮了半日牌，吃晚飯才罷。此一二日間無話。

展眼到了十四日，黑早，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。賈母高興，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，到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。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，卻也十分齊整寬闊，泉石林木，樓閣亭軒，也有好幾處驚人駭目的。外面廳上，薛蟠，賈珍，賈璉，賈蓉并幾個近族的，很遠的也沒來，賈赦也沒來。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并幾個世家子弟作陪。因其中有柳湘蓮，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，已念念不忘。又打聽他最喜串戲，且串的都是生旦風月戲文，不免錯會了意，誤認他作了風月子弟，正要與他相交，恨沒有個引進，這日可巧遇見，竟覺無可不可。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，酒蓋住了臉，就求他串了兩出戲。下來，移席和他一處坐著，問長問短，說此說彼。

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，讀書不成，父母早喪，素性爽俠，不拘細事，酷好耍槍舞劍，賭博吃酒，以至眠花臥柳，吹笛彈箏，無所不為。因他年紀又輕，生得又美，不知他身分的人，卻誤認作优伶一類。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，故他今日請來坐陪。不想酒後別人猶可，獨薛蟠又犯了舊病。他心中早已不快，得便意欲走開完事，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。賴尚榮又說：“方才寶二爺又囑咐我，才一進門雖見了，只是人多不好說話，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，他還有話說呢。你既一定要去，等我叫出他來，你兩個見了再走，與我無干。”說著，便命小廝們到里頭找一個老婆子，悄悄告訴“請出寶二爺來。”那小廝去了沒一盞茶時，果見寶玉出來了。賴尚榮向寶玉笑道：“好叔叔，把他交給你，我張羅人去了。”說著，一徑去了。

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，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。湘蓮道：“怎麼不去？前日我們幾個人放鷹去，離他墳上還有二里。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，恐怕他的墳站不住。我背著眾人，走去瞧了一瞧，果然又動了一點子。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，第三日一早出去，雇了兩個人收拾好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怪道呢，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里頭結了蓮蓬，我摘了十個，叫茗煙出去到墳上供他去，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沖

坏了沒有。他說不但不沖，且比上回又新了些。我想著，不過是這幾個朋友新筑了。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，一點兒做不得主，行動就有人知道，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，能說不能行。雖然有錢，又不由我使。”湘蓮道：“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，外頭有我，你只心里有了就是。眼前十月初一，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。你知道我一貧如洗，家里是沒的積聚，縱有幾個錢來，隨手就光的，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，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茗煙找你，你又不大在家，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，沒個一定的去處。”湘蓮道：“這也不用找我。這個事不過各盡其道。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，外頭逛個三年五載再回來。”寶玉聽了，忙問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柳湘蓮冷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。我如今要別過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好容易會著，晚上同散豈不好？”湘蓮道：“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，再坐著未免有事，不如我回避了倒好。”寶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是這樣，倒是回避他為是。只是你要果真遠行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，千萬別悄悄的去了。”說著便滴下淚來。柳湘蓮道：“自然要辭的。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。”說著便站起來要走，又道：“你們進去，不必送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出了書房。剛至大門前，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亂嚷亂叫說：“誰放了小柳兒走了！”柳湘蓮聽了，火星亂迸，恨不得一拳打死，复思酒後揮拳，又礙著賴尚榮的臉面，只得忍了又忍。薛蟠忽見他走出來，如得了珍寶，忙趔趄著上來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我的兄弟，你往那里去了？”湘蓮道：“走走就來。”薛蟠笑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一去都沒興了，好歹坐一坐，你就疼我了。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交給哥，你只別忙，有你這個哥，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。”湘蓮見他如此不堪，心中又恨又愧，早生一計，便拉他到避人之處，笑道：“你真心和我好，假心和我好呢？”薛蟠聽這話，喜的心痒難撓，乜斜著眼忙笑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怎麼問起我這話來？我要是假心，立刻死在眼前！”湘蓮道：“既如此，這里不便。等坐一坐，我先走，你隨後出來，跟到我下處，咱們替另喝一夜酒。我那里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，從沒出門。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，到了那里，伏侍的人都是現成的。”薛蟠聽如此說，喜得酒醒了一半，說：“果然如此？”湘蓮道：“如何！人拿真心待你，你倒不信了！”薛蟠忙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呆子，怎麼有個不信的呢！既如此，我又不認得，你先去了，我在那里找你？”湘蓮道：“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，你可舍得家，城外住一夜去？”薛蟠笑道：“有了你，我還要家作什麼！”湘蓮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。咱們席上且吃酒去。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，他們就不留心了。”薛蟠聽了，連忙答應。于是二人复又入席，飲了一回。那薛蟠難熬，只拿眼看湘蓮，心內越想越樂，左一壺右一壺，并不用人讓，自己便吃了又吃，不覺酒已八九分了。

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去了，至門外，命小廝杏奴：“先家去罷，我到城外就來。

”說畢，已跨馬直出北門，橋上等候薛蟠。沒頓飯時工夫，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，遠遠的赶了來，張著嘴，瞪著眼，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往左右亂瞧，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，只顧望遠處瞧，不曾留心近處，反踩過去了。湘蓮又是笑，又是恨，便也撒馬隨後赶來。薛蟠往前看時，漸漸人煙稀少，便又圈馬回來再找，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，如獲奇珍，忙笑道：“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。”湘蓮笑道：“快往前走，仔細人看見跟了來，就不便了。”說著，先就撒馬前去，薛蟠也緊緊的跟來。

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，且有一帶葦塘，便下馬，將馬拴在樹上，向薛蟠笑道：“你下來，咱們先設個誓，日後要變了心，告訴人去的，便應了誓。”薛蟠笑道：“這話有理。”連忙下了馬，也拴在樹上，便跪下說道：“我要日久變心，告訴人去的，天誅地滅！”一語未了，只聽“噹”的一聲，頸後好似鐵錘砸下來，只覺得一陣黑，滿眼金星亂迸，身不由己，便倒下來，湘蓮走上來瞧瞧，知道他是個笨家，不慣捱打，只使了三分氣力，向他臉上拍了幾下，登時便開了果子鋪。薛蟠先還要掙挫起來，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兩點，仍舊跌倒，口內說道：“原是兩家情願，你不依，只好說，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？”一面說，一面亂罵。湘蓮道：“我把你瞎了眼的，你認認柳大爺是誰！你不說哀求，你還傷我！我打死你也無益，只給你個利害罷。”說著，便取了馬鞭過來，從背至脛，打了三四十下。薛蟠酒已醒了大半，覺得疼痛難禁，不禁有“噯喲”之聲。湘蓮冷笑道：“也只如此！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，朝葦中泞泥處拉了幾步，滾的滿身泥水，又問道：“你可認得我了？”薛蟠不應，只伏著哼哼。湘蓮又擲下鞭子，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。薛蟠便亂滾亂叫，說：“肋條折了。我知道你是正經人，因為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。”湘蓮道：“不用拉別人，你只說現在的。”薛蟠道：“現在沒什麼說的。不過你是個正經人，我錯了。”湘蓮道：“還要說軟些才饒你。”薛蟠哼哼著道：“好兄弟。”湘蓮便又一拳。薛蟠“噯喲”了一聲道：“好哥哥。”湘蓮又連兩拳。薛蟠忙“噯喲”叫道：“好爺爺，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！從今以後我敬你怕你了。”湘蓮道：“你把那水喝兩口。”薛蟠一面聽了，一面皺眉道：“那水髒得很，怎麼喝得下去！”湘蓮舉拳就打。薛蟠忙道：“我喝，喝。”說著說著，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，猶未咽下去，只聽“哇”的一聲，把方才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。湘蓮道：“好髒東西，你快吃盡了饒你。”薛蟠聽了叩頭不迭道：“好歹積陰功饒我罷！這至死不能吃的。”湘蓮道：“這樣氣息，倒熏坏了我。”說著丟下薛蟠，便牽馬認鐙去了。這里薛蟠見他已去，心內方放下心來，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。待要掙挫起來，無奈遍身疼痛難禁。

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，各處尋找不見。有人說：“恍惚出北門去了。”

薛蟠的小廝們素日是懼他的，他吩咐不許跟去，誰還敢找去？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，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，下橋二里多路，忽見葦坑邊薛蟠的馬拴在那里。眾人都道：“ 可好了！有馬必有人。 ”一齊來至馬前，只聽葦中有人呻吟。大家忙走來一看，只見薛蟠衣衫零碎，面目腫破，沒頭沒臉，遍身內外，滾的似個泥豬一般。賈蓉心內已猜著九分了，忙下馬令人攙了出來，笑道：“ 薛大叔天天調情，今兒調到葦子坑里來了。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，要你招駙馬去，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。 ”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，那里爬的上馬去？賈蓉只得命人赶到關廂里雇了一乘小轎子，薛蟠坐了，一齊進城。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，薛蟠百般央告，又命他不要告訴人，賈蓉方依允了，讓他各自回家。賈蓉仍往賴家回复賈珍，并說方才形景。賈珍也知為湘蓮所打，也笑道：“ 他須得吃個虧才好。 ”至晚散了，便來問候。薛蟠自在臥房將養，推病不見。

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，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得眼睛腫了。問其原故，忙赶來瞧薛蟠時，臉上身上雖有傷痕，并未傷筋動骨。薛姨媽又是心疼，又是發恨，罵一回薛蟠，又罵一回柳湘蓮，意欲告訴王夫人，遣人尋拿柳湘蓮。寶釵忙勸道：“ 這不是什麼大事，不過他們一處吃酒，酒後反臉常情。誰醉了，多挨幾下子打，也是有的。況且咱們家無法無天，也是人所共知的。媽不過是心疼的緣故。要出氣也容易，等三五天哥哥養好了出的去時，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，自然備個東道，叫了那個人來，當著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。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眾人，倒顯得媽偏心溺愛，縱容他生事招人，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，媽就這樣興師動眾，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。 ”薛姨媽聽了道：“ 我的兒，到底是你想的到，我一時氣糊涂了。 ”寶釵笑道：“ 這才好呢。他又不怕媽，又不聽人勸，一天縱似一天，吃過兩三個虧，他倒罷了。 ”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柳湘蓮，又命小廝們去拆他的房子，打死他，和他打官司。薛姨媽禁住小廝們，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，如今酒醒，後悔不及，懼罪逃走了。薛蟠聽見如此說了，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